

20.07 100

鱼峰文史

第五辑



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
文史研究委员会编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：廖 平

封面设计：王培坤

鱼峰文史第五辑

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

主 编：罗明亮

副主编：孙代文 陈恩本

编 委：张岳天 张镜明

张兆金 宁达理

中共柳州市宣传部

批准出版证18—C074号

柳铁一中印刷厂印刷

鱼峰文史

第五辑

目 录

文物考证

- 披霞探洞觅真迹.....编 者 (1)
- 关于仙弈山、岩的探讨.....韦晓萍 张兆金 (5)
- 柳州仙弈山考.....潘朝业 (11)
- 仙弈诸名丛考.....公 然 (20)
- 仙弈山探古之管见.....徐 达 黎云龙 (28)
- “仙人棋盘”乃子虚乌有.....朱光华 (32)
- “仙人棋盘”今何在？.....肖泽昆 杨国强 (33)
- 屏山答客问.....韦晓萍 (35)
- 灵泉寺和大云寺.....公 然 (38)

军事史话

- 冯璜谈广西航空学校 思 木 兆 金 (45)
- 回忆我的父亲丰善谋 韦 搏 (54)
- 南雄上空拼搏记 韦善谋 (59)
- 抗日空军烈士韦一青 黄德旭 (64)
- 中国的战鹰——陈瑞钿 陈 宁 (70)
- 中国首次防空演习纪详 梁志强 (77)
- 对广西航校史料辩正补遗 梁志强 (87)
- 清末柳州教练警察史略 梁志强 (92)

人物春秋

- 谢康博士及其著述 蒙智扉 谢朴生 (96)
- 我所知道的张任民 陈大文 (114)
- “大国手”曾寿松事略 正 廉 吴 宏 (117)

鱼峰史料

- 由筑培新路引起的风潮 士 弓 (120)

鱼峰路上话当年·····	于辉云 (124)
解放前的柳州旅店业概况·····	
·····	黄克成 何如坚 吴子侯 (127)
抗日战争时期 柳州的救亡歌咏活动·····	
·····	方 敏 (132)
太平街史略·····	张兆金 (136)
鱼峰区之最·····	吴 宏 (149)
李文茂围攻柳州事略·····	朱光华 张六生 (152)

乡 贤 事 迹

柳州明代八贤事迹编年·····	陈铁生 刘汉忠 (155)
张种生卒年小考·····	于辉云 (174)

宗 教 习 俗

柳州回民的来历及其习俗·····	张六生 张 茵 (178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建 国 后 史 料

解放后柳州纪事·····	陈启文 (183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柳州市五十年代“扫黄”斗争……刘明文（205）

鱼峰传说

依智高和慈禧在柳州的传说……刘明文（208）

加强教育，我想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。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，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，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，等等。

（摘自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）

披霞探洞觅真迹

鱼峰区政协仙弈访古纪实

编 者

关于仙弈山和仙人棋盘，自唐柳宗元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中提到“而始登者，得石枰于上”之后，历宋、元、明、清及至近几年，一直有不少人为之向往，登临其间，寻幽揽胜。《明一统志》、《方輿纪要》、《广西通志》等各种志书亦将“仙弈岩”和“仙人棋盘”载入；明代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按《记》中所述，前来仙弈山的西麓转悠，要寻找这个“仙人棋盘”。由于他并未找到柳宗元上山的道路，故未遂。仙弈岩是在仙弈山上抑或是西麓的小山包？这个“仙人棋盘”是真有或无？对此争论由来已久，这就成了一个千年不解之谜。

为了识破“庐山真面目”在鱼峰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《鱼峰文史》编委会的倡议下，组织了一次登山实地考察。一九八九年八月卅一日，在鱼峰区政协副主席罗明亮同志带领下，邀请市博物馆、市图书馆、市地志办、鱼峰区志办、市地方志协会、市历史协会等单位的同志及地方文史工作者、爱好者达三十余人，登山考察。这一天，天气晴朗，微风拂面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上午八时半，大家依时到达马鞍山脚

下集中，分发备作午餐的袋装食品和刚出版的第四辑《鱼峰文史》；并由罗明亮同志介绍登山考察的意义和计划。在此之前，为了让大家对这次考察活动做到心中有数，特将韦晓萍和《鱼峰文史》编委张兆金编写的有关资料印发，同时附上考察提纲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九点零五分开始登山，到半山稍事休息便继续登攀。虽然绝大部分都是年迈的老同志，但兴致勃勃，精神矍铄，不待拐杖健步相随。九时四十分，全部人员抵达差近山顶的北向岩口，从岩脚上至岩口，实际上只花了二十分钟。其速度之快，实出预料之外！

小憩片刻，大家便开始在岩洞的里外上下，察看和搜寻摩崖石刻，辨认核对，或按柳宗元《记》中对仙弈岩的描述，认真逐一印证。为了印证《记》中“东壁入小穴，常有四尺，则廓然甚大，无窍正黑。烛之，高仅见其宇，皆流石怪状”的这个“东壁小穴”，戴义开、陈铁生和张兆金三人，不畏艰险，用口咬着手电筒，爬上又滑又陡的东壁黑岩，证实了此岩穴与《记》中所说完全吻合。

经过一番考察后，大家集中于岩前小坪，接着对仙弈岩的确切位置、“石枰”是否存在？贾山人（贾鹏）的仙人山指的是柳州还是武宣的？以及游山路线等进行座谈。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

柳北区政协常委、文史组长韦晓萍首先发言，提出贾山人和仙人山的疑问及资料后说：“唐代没有题壁石刻，宋代起才有。虽然我们今天登山走的不是柳宗元原路，但将目睹的岩与柳文对照也相符，以及岩中摩崖石刻都已确认仙弈岩是此岩无疑。另有一个洞在西麓小山包，据老人们说曾叫“仙

奔洞”。那叫“洞”，这个叫（仙奔）岩……”。

潘朝业同志持反对意见，他说：“按柳宗元《记》中排列是甌山、驾鹤山、屏山、四姥山、奔仙山。这个（马鞍）山我认为是屏山，而西麓（小山包）才是仙奔山，现登的这山是从北上，只有它（西麓小山包）才‘山之西可上’，故我认为西麓小山包的（寿星岩）才是仙奔岩，岩洞也附合柳文所说。”

市地志办主任邬启新说：“按柳文所写的有屏有室如茄房……等印证，与文相似的即是今天的此洞，从洞中摩岩石刻中基本找到依据，只是上的路不同，现是北面上。柳宗元那时是从西面上。”

潘朝业插话：“讲有屏山，（仙奔山）应该是西麓处，下面的岩才符合。”

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室陈铁生说：“潘老讲西麓也有仙奔岩，符合有屏……。等下去看了再说。”

邑老韦建章表示同意韦晓萍、邬启新同志的说法，并说：“民国十三年甲子重阳登高，我来此洞，见过这个棋盘。比棋盘比吃饭桌稍小，槽是黄黄黑黑的，以后不见了。今天领导都在场，应该肯定这个便是仙奔岩。否则再过百年更难定论。”

市志办黄义开副编审说：“只能考证认定，不能领导命名。”并引证推翻天马和仙奔是两山之说；指出柳宗元未去过武宣，赠贾山人诗指的是柳州的仙人山，即此山。……关于仙奔岩，戴说：“此有块碑留有题记，最早是北宋元佑八年的，并是当时的太守和教授的，应不会弄错，是最有力的实据，证明仙奔岩即此岩。柳文说‘始登者’，说明以后再

见不到，后来只是好事者杜撰的……。”

市历史学会覃宝峰说：“和博物馆来考证过石碑，宋代已说此岩是仙弈岩。柳文讲的十八槽盘在此岩，是天然的，下面梓潼岩是十九槽，是人工凿石的。”

市园林局文化顾问当琅等同志也先后发言，引据论证，都同意韦晓萍，邬启新、戴义开和覃宝峰等同志的观点。

野餐开始，大家席地围坐，互相敬酒，谈笑风生。

雨后，大家又再登西麓的小山包对梓潼岩、寿星岩等进行考察，看仙人脚迹，碑刻，有的入小岩洞察看岩貌。韦晓萍、陈铁生和刘汉忠还特地对岩中的有关摩崖石刻逐一核对。

下午三点多钟，整个考察活动圆满结束。



登山者在仙弈岩口察看摩崖石刻。

关于仙弈山、岩的探讨

韦晓萍 张兆金

(一)

仙弈山又叫天马山、仙人山，通称为马鞍山，主峰海拔270米，仅次于大鹁山，列为柳州市的第二高山。东西南三面山势险峻，纵横成峡，北面倾斜略近坡状，已筑有石级可盘旋而上山顶。每当阴雨天气，山半云遮雾绕，仰望之如“天马腾空”，乃柳州八景之一。

在清乾隆廿九年（1764年）修纂的《柳州府志》、《马平县志》中均有记载：“天马山在城南，近大江，高出群山之上。其下有杨文广洞。俗名马鞍山”。又说：“仙弈山在城西南”。这是把天马山和仙弈山当作两座不同的山了。

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，柳宗元写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时，他仅提到“仙弈之山”，没有只字涉及天马山或马鞍山。此后，宋代也仍然只有仙弈之名，我们很可以从马鞍山至今尚存的一些摩崖石刻上看到这种情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到了明朝末年，在这些摩崖石刻中，开始出现“马鞍山”、“天马山”的字样。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徐霞客来到柳州，他在《粤西游日记》写道：“江之南稍西为马鞍山”“马鞍山之西，尖峰峭耸为立鱼山，…至立鱼山，而后知其

东之相对者，即仙弈岩也。岩在马鞍之西麓，居人只知为马鞍，不知为仙弈，实无二山也”。至此，他明白地点后，仙弈山就是马鞍山。时距柳宗元时代已八百二十年，距今也远在三百五十多年前。

从历史情况看，大抵在唐、宋时期，柳州人是一直把此山叫做仙弈山，还不习惯叫马鞍山或天马山，而到明朝以后，居民已习惯于叫它为马鞍山或天马山，才又将原来的仙弈山之名逐渐淡忘了。又因为天马山有“石枰”，俗称“仙人棋盘”和有个“巨人迹”，俗称“仙人脚印”。在唐以前，此山又曾名仙人山。《太平寰宇记》有云：“仙人山在柳州西南。山上有石形似仙人，旧志亦名天马山”。

至于清代所修《志》书，错误地把仙弈山和天马山写成两座山，是由于编纂者没有深入考察和没有分清时期，只按前人书本上写的照抄过来，于是唐宋时期的名称和明代的名称并存才造成的。

（二）

历史上，最早最详细描写仙弈山的，当首推柳宗元。他的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中写道：

“……又西曰仙弈之山。山之西可上，其上有穴，穴有屏、有室、有宇。其宇下有流石成形，如肺肝、如茄房，或积于下，如人、如禽、如器物，甚众。东西九十尺，南北少半。东登入小穴，常有四尺，则廓然甚大，无穹正黑。烛之，高仅见其宇，皆流石怪状。由屏南室中入小穴，倍常而上，有穴。北出之，乃临大野，飞鸟皆视其背。而始登者，得石枰于上，黑肌而赤脉，十有八道，可弈，故以云”。此

后，各种志书有关柳州仙弈山的记载，如，《明一统志》、《方輿纪要》、《大清一统志》等，其根据皆本于柳宗元的这一段文字。

若按柳文描写，登仙弈山从山的西面有路可上，山上有岩洞，岩里有石屏、石室、石笋和各种形状的钟乳石，岩内东到西宽九十尺，南到北四十多尺。从这里向东和向南还有两个小洞可以直通上去。他写得很详细，路线很清楚。这个有屏有室和有字的岩洞，正是人们所称的仙弈岩。因为仙弈岩正位于仙弈山北面的山腰间，岩北有一小穴为出口处，从出口处往上走二十多步就能上至山巅。我们现在登上天马山，所看到的实际情况，与柳宗元所写的情况，是吻合的。

(三)

徐霞客来游柳州对仙弈山很感兴趣。崇祯十年(1637年)七月十三日一早他即由南门渡江，循马鞍山北麓西行，再折向南，到马鞍山西面山脚下，从西南坞中登山，先找仙弈岩。《游记》写道：“仙弈岩在山半削崖下，其门西向，正与立鱼山对，（只隔山下平壑中一潭。）其岩内逼如合掌，深止丈余，中坐仙像，两崖镌题满壁。岩外右有石端耸，其上进裂成纹，参差不齐，虽可登憩，而以为黑肌赤脉，分十八道可弈，似未为确”。他当时很注意找“仙人棋盘”。但他找错了地方。他找到的这个岩洞，并非柳宗元笔下描写的仙弈岩，而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梓潼岩。至今岩内石刻多已风化，但岩右崖壁上刻的“钓台”和石刻南面的小山口顶部刻的“天然”两字，依然存在。徐霞客确实在这岩前徘徊过。由于他原先的印象是从立鱼峰遥看马鞍山，认定仙弈岩在马鞍

山西麓，而未去深究，眼见此岩“逼如合掌，深止丈余”与柳文中所提的岩宽九十尺，深四十多尺，完全不相类，可知此决非仙弈岩。

随后，他由此地从崖左沿石级东南上，在小山包上兜圈子，又到了一岩，但见“……其背复高突一石，圆若老人之首。先是，立鱼僧指其处有寿星岩，必即此矣。”这个岩洞连徐霞客也知道它更非仙弈岩了。

(四)

真正的仙弈岩究竟在哪里？如前所述，它不在马鞍山的西麓，而在马鞍山北面的山腰间，差近山顶。面积约有一千多平方米，洞内原有石柱、石幔、石花，惜今多被破坏不复旧观。有北洞口在山峰上，面对市中心。岩洞石壁上有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摩崖石刻17处，仍摩挲可辨。其中最重要的石刻在岩口右壁顶上前部，为宋哲宗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时刻，题为：“卢陵周睿奉命书 登仙弈岩置酒赏之权司理教授张子中县尉斐子奇季冬十日并从事□思□太字曹□ 元祐八年。”距今896年。这里直接写明登仙弈岩，完全足以证明此岩就是仙弈岩，这是最早也最有力的证据，是任何理由无可抹煞和否认的。

自唐柳宗元时代以来，上仙弈山的路径，已几经变迁，至宋靖康改元时（1127年）又新修一条游山路。这一条路，很可能沿着唐时原有故道开始，即由西面上山但非故道的路线。中经八九个转弯，全长一百九十步，道中间或筑有小亭，可供憩息。这是天马山的极盛时期，到了六百多年前，元代大致还保持旧观。此后以迄于明，才逐渐冷落。

徐霞客来游时，已经满目荒芜，草没山径，宋代修的这条游山路，也找不到了。

现今登马鞍山的游山路，是从北面上山，有石级盘旋，直达山顶。既不是沿柳宗元时的旧路，也不是宋靖康改元时的新开路线。这一点是要分清楚的。而为有的人正是按照柳宗元所记述的上山路线去确定仙弈岩的位置，一直无法找得到，而对今天已认定的仙弈岩反而产生怀疑，原因正在于此。

在天马山西麓“钓台”附近，摩崖尚有宋咸淳丙寅二年（1266年）赵兴霖的咏仙弈山棋枰一诗。云：“凿石纵横十九槽，千秋仙弈在林皋；因思有局无棋意，可是从前不着高。”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明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有王朝柱等人同游仙弈山各赋仙棋的诗，刻在梓潼岩口石壁上，就是用赵诗的原韵，每首诗中都提到“仙棋”，因此足见直到三百多年前，“仙人棋盘”的神话还是很盛行的。

从赵兴霖到王朝柱等人的诗中，无一不提到仙人和仙枰，是把神话传说与具体实物联系起来。这件实物就是所谓“十九槽”的棋盘，显然，是好事者附会神话在梓潼岩前石板上凿成这件东西，以使仙弈山名实相副，应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的话，借以装点山川，粉饰名胜。赵兴霖也不过是适应世俗，借题吟咏。后人不察，就相信天马山下真有“仙人棋盘”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记载柳州山川考说：“天马山麓，有覆枰可弈，旁有仙人迹”。在《柳州府志》《马平县志》记载的古迹中，提到“仙人迹”也说：“在天马山麓，其石枰天成黑肌而赤脉，十有八道，可奕，旁有巨人迹”。这就把柳宗元所写的石枰从传说里“现身”搬到山

下来。殊不知前者相传十八道纹，是天然生成；后者十九道槽，乃人工凿就，分明是两件事而混为一谈。徐霞客即为此迷惑，把梓潼岩误认为仙弈岩。后来王拯也将天马仙弈错分为两座山，把天马山西麓的小山包看成仙弈山，把梓潼岩看作是仙弈岩，正是沿着当年徐霞客找错的路线。但徐霞客却已弄清楚天马、仙弈同是一座山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，王拯弄不清这点，他在梓潼岩所在的地方寻找仙弈，寻来寻去，总跟柳宗元笔下描写的景象不相符，“求子厚所称诸穴者，已不可得”，只好叹喟“何陵谷变迁历千百年，遂若是其不可测耶”？。如果今人只泥于古、坚持以徐霞客或王拯的记载或说法为据。把梓潼岩或寿星岩误认为仙弈岩，则不免一误再误有貽古人之讥了。



参加考察的同志在考察马鞍山岩洞

柳州仙弈山考

潘朝业

柳州的屏山和仙弈山，始见于唐柳宗元的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一文（后文皆简称《山水记》。）但有关此二山的境况，自柳宗元后直迄唐亡，再历五代，又历赵宋建国后一百余年，再也引不起人们问津。待到北宋神宗熙宁初年（熙宁元年为公元1068），才有柳州知州卢侗与其同僚一游所谓“仙弈山”（即今马鞍山），并在山颈北面大洞留下《登仙弈山》诗作碑刻。诗句为：

畏对青山老一秋，逢春又向碧岩游。

凭空为问蓬莱客，何物能销万古愁？

此是卢侗始以马鞍山为仙弈山，以北向大洞为柳氏《山水记》中的仙弈山洞。实则卢侗此游，上距《山水记》的著作年代，已经是二百五十年。诗中除了抒发个人由“老一秋”而兴“万古愁”的人生无常感慨外，丝毫看不出吊古思今之意味，更看不出与柳文所记山水洞穴有关的思想痕迹。这未免出于姑妄闻之，姑妄游之，再姑妄题咏之罢了。

卢侗之后又过一百三十多年，赵师邀于南宋宁宗嘉泰年间（嘉泰元年为公元1201）来知柳州，又随卢侗旧武，曾至此山游观，他沿袭卢侗“姑妄”的题刻，也在洞中留下遗迹。惜字迹剥落，已难考清。这是卢、赵二人以马鞍山为仙